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李卓尔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北京 100048

摘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和理论教育, 因此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 有利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恩格斯晚年的著作, 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并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唯物史观; 思想政治教育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Zhuoer L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proletarian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grasping the discourse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s Engels' later work, clearly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stablish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proletari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其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曾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 后来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 从唯心主义正式转变为唯物主义, 但始终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二人的哲学思想, 批判地继承了二者哲学基本内核思想, 即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将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因此,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 为了正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理论来源之间的关系, 以便于更加清晰准确地向工人阶级中传播, 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及他们各自的局限性, 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 随着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而得以传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无产阶级政党的数量及工人运动都在上升阶段, 因此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革命理论来指导。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反动

的资产阶级开始通过复兴德国古典哲学的糟粕进行反击, 力图使群众回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克服工人运动内部的错误思潮, 阐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恩格斯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1.1 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正处于封建贵族专制的统治下,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其无法与封建势力公开决裂, 由于资产阶级自身成长速度的缓慢, 它既无法效仿英法革命向封建制度做坚决斗争, 又要面对空前发展的无产阶级与自身对峙的力量。因此, 德国的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封建势力, 试图走上一条“自上而下”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既向往革命, 但又无法付诸实践, 这种特点也造就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 即一方面认为必须改变国内的现状, 另一方面又支持国内的现有制度。

十九世纪德国发生的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向导, 为资产阶级的斗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黑格尔哲学使辩证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是由于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体系基础之上, 因而其革命性也被深深地掩埋了, 所以黑格尔哲学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世界观的体现。

1820 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提出了“凡

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在黑格尔看来,这句话中的“现实”并不完全等同于一切存在,现存的事物只有符合必然性才可以称之为“现实”。这个命题一方面承认了现存的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拥护了封建专制的通知;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想要改变现状的革命思想,但是恩格斯明确指出有关于革命的结论并没有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得出,这也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所致。黑格尔按照传统哲学的要求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出发点是“绝对观念”,为了完成哲学体系的完美闭环,就必须使认识有了终点,这和辩证法所论证的认识可以无限发展背道而驰。

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中变得“神秘”起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概念是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本源,辩证法也只是概念自身的一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既吸收了其合理的内核,又进行了彻底地批判和唯物主义改造。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归结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重新界定了客观世界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即思维辩证法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表现形式不同,即思维辩证法可以由人主观运用,但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彻底转变了黑格尔颠倒了辩证法关系,明确了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只是现实事物的反映,彻底摒弃了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反映的观念。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继承了辩证法中的合理内容,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个思想表明,黑格尔认为世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一切事物都会经历产生和灭亡的过程,表面的偶然性背后总有必然性的影响。恩格斯提出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彻底地贯彻唯物辩证法,就不会陷入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从而去追求“永恒真理”,也不会只片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忽略同一性。

黑格尔哲学作为旧哲学的巅峰,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下的思想产物,具有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摇摆不定性质,但是他庞大的哲学体系涉及很多不同的历史领域,他的辩证法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也就是说,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需要全人类不断发展进步,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过去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的“旧哲学”在黑格尔哲学这里终结了。

1.2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随着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加之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理论上固有的矛盾,黑格尔派内部逐渐走向解体,其中分裂出的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也在进行不停地论争。从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各自持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观点进行争辩到后期的施蒂纳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些观点无外乎都在黑格尔体系中,本质上依旧是唯心主义的。

恩格斯指出值得考察的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大批坚定地反宗教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他们回到了唯物主义的阵地,但又发现这与黑格尔学说产生了矛盾,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费尔巴哈坚定地维护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宣布自然界是世界的本源,真正打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将唯心主义同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他直接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宗教神学中超世界造物主的残余,二者的实质都是唯心主义。虽然,费尔巴哈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坚定选择了唯物主义的阵营,在他看来,世界本质上是客观的,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并且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将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庸俗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在历史领域里仍然坚持唯心主义。对此,恩格斯分析了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源。一方面,费尔巴哈忽略了实践的道路,对于自然界和人的认识是错误的,自然界是认识的对象但没有成为实践的对象,人也只具有生物学意义,是超越阶级的抽象的集合体。因此,费尔巴哈对于自然界和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之中。另一方面,他反对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了解 1848 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由于长期脱离社会实践,因此他的历史观始终停留在了唯心主义的区域中。

1848 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德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形势来看,德国农奴制的地主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社会制度来看,德国从小邦割据的封建制国家逐渐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从思想观念来看,1848 年革命正式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3 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及道德观的唯心主义

在宗教观方面,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指出了宗教中的神是人的映象,但是这里的“人”是从无数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另外,费尔巴哈肯定宗教对于历史的影响,认为是宗教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各个时期的区别,将人类的感情关系同宗教混合为一系。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是从人类存在就开始出现的,而宗教伴随着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并且,宗教来划分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错误的,首先即使是三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才得以存在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当一个阶级拥有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之时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时候也不再需要宗教,如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的口号来组织发动革命活动。此外,唯心主义的宗教观也会使得人民的阶级斗争意识更加淡薄,将宗教作为历史变迁的划分依据,使得阶级斗争的历史沦为宗教的附属,模糊了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道德观方面,作为出发点的“人”同样是宗教观中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道德观是肤浅的,他认为善与恶完全

对立起来,恶是所有冲突和灾难的根源,无法转化为善。此外,费尔巴哈的道德准则是“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恩格斯指出,这个准则在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每个人追求幸福时都需要与外部条件联系,从外部世界获得满足欲望的手段,因此,这种道德准则对于没有满足欲望手段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费尔巴哈的道德观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用一种抽象的、超越阶级的爱调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把爱当成无所不能的神,什么奇迹也可以由它创造出来,任何困难都可以帮助克服”。费尔巴哈道德观申明自己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但一切道德都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具体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认为,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对立的阶级是没有共同的道德原则,如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有利于解除封建阶级的精神奴役,冲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这些都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却对无产阶级并不适用。另外,资产阶级内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争斗、互相残杀,破坏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无法建立费尔巴哈这样的超阶级的、人人遵守的道德观。

2 唯物史观的建立

与费尔巴哈同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开辟了唯物主义真正的道路,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清除出去。从《神圣家族》这本论著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的概念,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恩格斯精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对一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类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和动机进行实践活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带着预期和意图,与自然界可以无意识的发展不同,因此这也就成为唯心史观的错误认识根源,即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神的或某个英雄伟人的理想目的而发展的。但是历史唯心主义忽略了“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动机本身不能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因此,为了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力,必须探索动机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带到社会历史领域,指出了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途径是找寻推动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客观物质的原因,也就是说,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其次肯定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决定性的客观物质力量。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同以往的历史观理论的

区别。

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首先,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在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国家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统治权,尖锐的阶级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确立,之后,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位战士。也就是说,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冲突直接促成了现代国家历史的发展和前进。

过去的历史学家大都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原因,再进一步深究则归结为个人的愿望,而唯物史观则从经济领域指明阶级斗争发展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都离不开各自经济利益的诉求。资本主义的建立是通过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资产阶级的实力上升,同封建地主的矛盾开始尖锐,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建立了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人民的生活开始趋于贫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需要迫切地改变生产方式以解放生产力。显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有的政治行为不过是经济目的的表现形式。

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制度。任何阶级争夺政治上的统治权,其深层原因都是为了掌握经济的统治权,任何阶级的解放都需要首先通过政治解放,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才能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在产生时,会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统治阶级也通过国家机器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传统的唯心史观将国家政治制度看作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认为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国家的意志愿望决定了社会的经济。这种错误的认识根源主要是由于在漫长历史中的无数次阶级斗争中,国家政权在各个阶级手中交替转换,这就使人们对国家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但事实上,唯物史观指出,国家意志是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也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所决定的,国家本质上也是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其存在和发展都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相关联。

同时,经济基础也决定了法律制度。无论是公法还是涉及个人利益的私法都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本质上都是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志在法律上的表现。法代表国家意志,可以承认或者否认某种社会经济关系,因此资产阶级学者片面地夸大法律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认为“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

最后,经济基础同样决定了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反映阶级的经济利益,恩格斯为此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英国培根、霍布斯哲学为例,指明在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都同资本主义当时的发展相关,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前者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迫切要求

发展文化,摆脱蒙昧的封建统治,后者则是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变革时期,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宣告了历史领域中“旧哲学”的灭亡,使历史观同自然观一样,都得以从现实的事物中进行探索,哲学也真正成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概括和总结。

3 《终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本书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错误思想观点的批判,也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体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理论武器。

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来看,由于受教育者具有受控性、能动性和可塑性的特征,这决定了人们会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的内容能动地认识和改造自身的世界观,以此指导实践活动。根据恩格斯所说,人们总是按照“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从事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从而去制约,甚至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性立场,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充分地认识到现实的人的重要性,始终关注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才能在思想领域中掌握群众,更好地引导人从事实践活动。

新时代的思想教育活动更应当关注“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所以应当牢牢把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动权。这就必然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同时,还应关照现实的人的发展需求,将服务于人的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价值旨归。在不同程度上协调和满足了社会和个人的需要。

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看,为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必须始终坚持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正如恩格斯在书中结语所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848年之后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在“有教养的德国人”那里逐渐衰退,但是仍旧在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和探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面向全体工人阶级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思想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不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引领,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观点,在国际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保持坚强的意志与清醒的头脑。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尤为重视受教育者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阶段,应格外重视实践转化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对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社会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们正确的思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归根到底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坚定,实践转化是从理论到现实,从情感到言行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将人的思想转化为现实,才能检验人的思想是否同现实相符合。

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恩格斯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了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其中,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是人们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肩负以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武装头脑、教育人民,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任务和时代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因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存在、表现各异的活动而多种多样,为了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呼唤,更好地运用、推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应有之义。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提出,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正是统治阶级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培养社会所需的有用人才,将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指导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对于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巩固国家政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肩负建构、播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重大使命。同时,也为传播、贯彻国家意志,塑造公民思想政治素质,推动国家各项方针的实施提供保障,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层面的价值。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个概括,重申了“现实的人”这个逻辑开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现实的人政治素质的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单向的输入,而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双向的思想交流和互通,因此需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差异性。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为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充分把握教育对象不同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

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适应人们思想发生的新转变,这就要求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时,既不能落后于思想实际,也不能强制性地思想灌输,关注“现实的人”的精神世界,尊重人们的思想规律,适应人们的思想实际。面对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换,应当着重把握培养堪当肩负时代重任的青年,涵养具有时代特质的精神气,呼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4 结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潮的反驳和批判,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也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服从服务于统治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当不断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找寻正确的立足点,培育无产阶级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通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探寻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遵循,坚定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和方法,不断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形态。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钟启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J].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2023.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22.